



靶场记忆

□罗毅

魂牵梦萦的靶场，时常挂念。好在家离老部队的路程不远，遂驾车前往。

解甲经年，我不能进入营区，只能远远地驻车路边，深情眺望——营房依然耸立，“八一”军徽高悬门头。营区里，激昂的军号声、队伍集合的口令声、士兵训练的喊杀声，声声入耳。不知不觉间，泪水盈眶。那里面，有我逝去的青春印迹；那里头，军营故事记心间、永流传。

前往山中靶场，见到当年摸爬滚打的射击场，长满一人多高的白茅草，随风摇曳。部队或许有了新的靶场，这处练兵场早已废弃。昔日战歌飞扬、枪声阵阵的靶场，已是山民砍柴、耕作出道的通道，已然成了村民打猪草、放牛娃玩耍嬉乐的乐园。

山风轻拂。我席地而坐，一幕幕关于部队靶场的记忆，浮现心头，一段段峥嵘时光，在脑海里，渐次苏醒。

人生第一次实弹射击，是在某军校的临时靶场。

所谓临时靶场，指的是军校的工程机械作业场。军校后山，是连绵不绝的丘陵荒野。学校因地制宜，把小山包变成了学员实操工程机械的“教室”。一届又一届学员，在天然教室里练习推土机操作。一座座红土小山头、一条条溪流小河沟，高平低填，渐渐夷为平地。轮到我们上射击课时，后山作业场已成我们打靶之地。

教员领着我们，在平地上画好警戒线，布下警戒哨，竖起靶标和红旗，临时靶场就这样建立。然后，哨音响起，红绿小旗飞舞。这边厢，步枪、手枪砰砰砰射将起来……

让我终生难忘的是，在那个不是靶场的靶场，除了步枪、手枪射击考核，我们还破天荒打了火箭弹。两位学员一组，互相配合，朝着数百米外山包上石灰画出的坦克目标，瞄准、扣动扳机。火箭弹呼啸着射出，弹筒尾部喷出炙人的火焰。震耳欲聋的轰响，让我们的耳朵，嗡嗡响了好一阵子。

毕业分配到部队，受领的第一个任务，是帮助驻地大学开展军训。受训的团队，是近百位初入大学校门的女生。女生们似一群闹喳喳的喜鹊，被我们带到嘉陵江边，学习轻武器射击。枪声中，弹头射向靶标，弹壳横飞，女生们惊叫连连。与其说是打靶，不如说是让青涩的女生长见识，体验了冲锋枪子弹出膛的后坐力，让大学生们听到了真正的枪声、壮了胆量、闻到了刺鼻的硝烟味。

带学生接触枪弹的那个靶场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。连队在卵石遍布的江滩上，用条石和鹅卵石筑了一道数十米长的靶壕和几个避弹坑。涨水时节，靶场淹没水中；江水退去，靶壕里泥沙淤积、乱草

丛生。我们先是清理烂泥，扫除射界上的障碍，然后敷设打靶必需的标识。后来，部队移防。那江边靶场，怕也是随着岁月流逝，永沉江底或者荒废成墟的了。

在部队大练兵的日子里，有幸观摩过步兵战友的夜训打靶。彼时深夜，团参谋长带着我们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靶场。看不清排兵布阵，也弄不清靶场的具体方位。隐隐约约感觉那射击场设在一处山坳里。一座高山大岭，是射击的受弹区。

头戴钢盔，坐在刚刚挖好还十分潮湿的避弹坑里，仰望墨黑的天空，看四周草从里萤火虫飞舞。突然，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，曳光弹的光芒，织成一张火网，利剑般直刺黢黑的前方。头顶上，枪声响起，密集子弹飞过的嗖嗖声，弹头射进泥土反弹回来的尘土，扑打在脸上和身上，让人既紧张又兴奋。

从戎经年，真正结下深厚感情的靶场，还是眼前这个已然荒废的所在。

是时，师里组建了参谋集训队。在集训队里，我遇见了这个室外靶场——浆砌条石靶壕、靶壕内单兵避弹洞、射击指挥台、条石预制板建筑的警卫室，在山脚下，布置得井然有序。

靶场里，我们复习、巩固手枪、冲锋枪射击技术。日复一日地练站姿、卧姿瞄准、击发，一次又一次修正射击诸元、交流经验。学员们的射击技能、心理素质快速提高。

集训结束后，回到连队任职。多少次，带兵来到这熟悉的靶场，射击训练、年度考核。红旗飘舞，哨音起落，枪声时不时在靶场上响起。爱军习武的汗水与泪水，肆意挥洒在这片多情的土地。

最值得骄傲的，是带领全师工兵班长骨干，在靶场进行“开辟通路”破障实弹实爆演练——设计了战术背景，模拟了敌方雷场。长长的窄条木板上，绑上TNT炸药——枪声大作，工兵们端着破障器材，奋不顾身冲向“雷区”……强大的冲击波，在靶场震荡；剧烈的爆炸声，锤炼士兵们过硬的技战术。

三十多年前，发生在不同地点、不同场景的靶场旧事，是我军旅生涯的不眠记忆。

那远去的靶场枪声，靶场上空尖利的哨音、随风而逝的硝烟、靶壕里上下左右摇晃的示靶杆，还有那通过有线电话机报告射击环数的吼声，清晰地眼前浮现、在耳畔回响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养儿防老

□牟方根

在“积谷防饥，养儿防老”古语指引下，自我出生后，父母就一心期待着长大后我能给他们养老。然而，父母满满期待的养儿防老最终却打了折扣。

记得当年我参加高考，只考了420分，距录取线差了25分。对我的落榜，父母没有太多失望，母亲这样开导我：“儿啊，人生之路千万条，并不是只有高考这一条。俗话说‘天干三年，饿不死手艺人’，高考考不上，你去学个手艺，在农村照样过得好。”于是，母亲送我去镇上一家制衣厂学缝纫。父母给我规划的人生道路是，手工艺学成后回村开个服装加工店，也可维持生计。

始料未及，我的命运会发生改变。1991年秋季开学时，高中班主任来我家，动员我复读。起初父母是不大赞成的，但班主任说我失利只是发挥失常，轻易放弃实在可惜，父母才半推半就松了口。幸运的是，第二年我顺利被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。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政府参加工作。

见此情形，父母转而求其次，把防老的希望寄托在妹妹身上。当年因家庭拮据，妹妹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，跟家乡四个姐妹去了广东打工。到了妹妹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父母公开了自己的想法：“么女呀，你哥哥离家远，家里有事指望不到。这样吧，你招个女婿，就留在家

里，爸妈有个三病两痛什么的，也好照应。”为尽快招到上门女婿，母亲还自作主张，委托本村的王媒婆为妹妹物色对象。但妹妹的自由恋爱最终战胜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尽管父母一再阻挠，妹妹仍毅然决然嫁给了两情相悦的小伙子。这位小伙子，就是我后来的姐夫。

原本指望防老的儿子跳出了“农门”，精心养大的女儿也出了嫁，房子变得空荡荡，父母心里也变得空荡荡的。一次，父亲写信给我说：“你和妹妹相继离家后，你妈就常去你们住的房间东瞧瞧西摸摸，睹物思人，常常潸然泪下……”读完，我鼻子一酸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其间，基于父母的年迈，我和妹妹曾多次想让父母放弃农耕，投靠我或妹妹共同生活，但父母婉言谢绝了我们的好意，他们的观念是：“我们生来就是耕田种地的命，趁还能劳动，那就自食其力。”直到五年前，父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才无奈离别家乡，来城里与我共同生活。

前两日陪父母聊天，提及养儿防老的话题，母亲感叹道：“养子女防老，是老一輩人的想法，如今社会变化大，只要儿女成才、孝顺，就是父母最好的养儿防老。”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评家协会副主席）

卖盐蛋的老人

□卞中恒

中山古镇的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羞涩地探出云层，轻轻拂过青石板路，唤醒沉睡的街巷时，一阵悠长而略带沧桑的叫卖声，便如同古老的旋律穿透了薄雾，悠悠地飘荡在空气中：“卖盐蛋，卖盐蛋，新鲜出炉的盐蛋哟！”声音浑厚而有磁性，不急不缓，却带着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，唤起了古镇居民和游客对早餐的渴望。

卖盐蛋的老人，是镇上的老熟人，姓李，大家都亲切唤他李伯伯。李伯伯年岁已高，背微驼，但眼神依旧明亮，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的温情与哀愁。他的盐蛋是祖传手艺，用秘制香料和细盐腌制，盐蛋壳薄，蛋黄起沙、油润，不咸不淡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。

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炊烟从屋顶升起，李伯伯便会推出那辆老旧木制手推车，车上整齐码放着几层竹编篮子，篮子里装满了盐蛋。这些盐蛋，从选材、腌制到晾晒，每一步都倾注了李伯伯的心血与汗水。他说，做盐蛋就像做人，要用心，才能做出好味道，才能赢得人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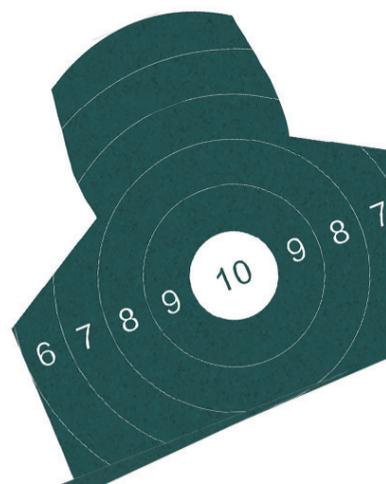
“卖盐蛋哟，新鲜出炉的盐蛋哟！”李伯伯的叫卖声，在清晨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。这叫卖声，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，用一种近乎吟唱的方式，将每一个字都拖得长长的，带着几分期许、几分亲切，让人听了心生暖意。这声音，仿佛蕴含着岁月的故事，每一声叫卖，都是对过往时光的温柔回望。

每当顾客前来，李伯伯总是笑眯眯迎上去，热情招呼着，用那双布满皱纹却异常灵巧的手，小心翼翼从篮子里挑出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盐蛋，轻轻放在顾客手中。那动作，既是对自己手艺的自信，也是对顾客的尊重。他还会耐心解答对方的每一个问题，从腌制方法到食用小窍门，无不细心讲解。在他眼里，每一个顾客都是朋友，都值得用最真诚的态度对待。

一次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，眼巴巴地望着李伯伯的盐蛋，却迟迟不敢上前。李伯伯见状，从篮子里拿出两个盐蛋递到小孩手中，轻声说：“孩子，拿着吃吧，长身体的时候，要多吃点好的。”那一刻，小男孩的眼眶湿润了，李伯伯的脸上露出了满足而欣慰的笑容。

“卖盐蛋哟，新鲜出炉的盐蛋哟！”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李伯伯已卖了十多年盐蛋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得沙哑低沉，但眼神却依旧明亮如初。李伯伯依然每天推着手推车，穿梭在古镇的长街小巷，用那悠长而略带沧桑的叫卖声，唤醒一个又一个清晨的希望与梦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秋野如是

□吴定伦

在季节回眸的余光里
阳光，云天，风雨
各自都心事重重

一片枯叶退出绚烂的舞台
与枝头在风中无言地告别

岁月沉淀
在命运的掌纹里
积攒满目的沧桑
唯有大地，宠辱不惊
（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）

霜降（外一首）

□阿普

过了秋天
母亲头上落满了霜
那红色的发夹如同一片枫叶
更红了
红得有些冷
母亲头上的霜
如同一个节气
秋留在了陇上
炊烟袅袅
过了板桥就入了冬
到了冬天
兴许母亲头上会下一场雪

霜花

当一缕阳光
穿透晨雾
洒落在一棵秋草的头顶
我看见了薄薄的霜花
这一刻
世界被点亮
我立即收藏了你
带你去和一场雪见面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）

霜花

□李光辉

这个时节的霜花
会降于脚下的大地
让泥土变得冰冷和生硬
让蛰虫逐步进入休眠状态

这个时节的霜花
会降于野外的草木
让枫叶变得鲜红和艳丽
让秋天得以保留一片温暖

这个时节的霜花
会降于头上的发丝
让人们变得敏感和清醒
让岁月从此不惧任何风霜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